

建功强军事业 我和我的连队

3年前,我来到北京卫戍区某团五连。一进连队,迎面看到“敢啃硬骨 敢攀绝壁 敢打恶仗”12个红色醒目的大字。我很快知道,那是五连的连魂。

连魂是一个连队形象和气质的体现。站在荣誉室,翻着一位位主官接力记录的连史,一种厚重感迎面而来——83年前,高庄守备战中,连队先辈立下军令状,誓与阵地共存亡,最终为

主力部队反攻赢得主动;76年前,马头岗战斗中,连队先辈李晋山面对敌人猛烈炮火,带领战斗小组,冒险搭设人梯攀登绝壁,突破敌密集火力网;70年前,夜袭南山战役中,五连三班连队先辈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,最终创造了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……

接过历史的接力棒,与厚重的荣誉相伴而来的,是压在肩上的重担子。

“我能胜任这样一个英雄连队的指导员吗?我能把这份荣誉延续下去吗?”我在心里画起了一个个问号。

转眼3年过去。曾经的那些问号,在我与战友们日复一日的战斗生活中,被一一拉直。

3年来,我与战友们一起度过了青春时光,也看到了一个英雄连队的崭新样子。

“三敢”精神激励我们成长

北京卫戍区某团五连指导员 赵羽飞

一次上级组织比武,排长席奇轩代表连队参赛。比武中,席奇轩腰伤复发,疼痛难忍。靠着坚定的信念,席奇轩获得了战伤救护比武第一名。“五连的兵要冲锋在前,绝不认输!”他说。

一次训练结束,大家都很累。突然接到清理库房的通知,时间紧,要求高。“谁去?”我问。“我去!”连队官兵纷纷举手。

那天,连队党支部收到了退伍老兵耿浩博的来信。信中,耿浩博向连队汇报了自己离开部队后的经历。回望自己的军旅生活,他永远忘不了和战友们一起在训练场上挥洒如雨的时光,一起在连队门口一遍遍高喊“三敢”精神的日子……信的最后,耿浩博写道:“希望连队战友牢记‘三敢’精神,保持荣誉,刻苦训练,再立新功!”

那一刻,我知道,“三敢”精神已烙印在了每一位五连官兵的身上。

对英雄最好的告慰是铭记,对精神最好的铭记是传承。我们将继续发扬“三敢”精神,向着新的胜利继续奋进。

我们的样子



独家原创
第一视角

34号军事室

五连的兵,勇敢的兵

赵羽飞

我们的奋斗

“五连的兵绝不认输”

站在北京卫戍区某团五连荣誉室展柜前,二级上士韩鹏磊和下士王家栋的目光,被展柜里的一本手写连史深深吸引着。

泛黄的绿色格子纸上,一排排蓝色的钢笔字颜色已经变浅变淡,工整的字迹记录着70多年前的一场战斗——

“班长奋不顾身地冲向敌人,准备消灭敌机枪火力,不幸身负重伤,他忍着痛继续冲了上去,用尽最后力气向敌人投出3颗手榴弹。战士黄启凤见班长负伤,迅速跑来给班长包扎,被班长拒绝,并指挥他迅速摧毁敌机枪,班长却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……”

穿越时空,站在史馆展柜前,看着这本连史,当时的战斗情景仿佛浮现在他们眼前。借助这本连史,年轻的士兵和连队先辈们的距离更近了。

“你知道五连连魂吗?”站在展柜旁边,韩鹏磊问王家栋。

“敢啃硬骨、敢攀绝壁、敢打恶仗。”王家栋几乎脱口而出。

“那你觉得半途而废是我们连的作风吗?以后我陪着你练习,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得更好。”韩鹏磊继续说着。

王家栋郑重地点了点头。

2年前,北京卫戍区组织比武,还是上等兵的王家栋跃跃欲试,凭借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,报名参加擎旗正步课目比武。

只有一股冲劲是不够的。入伍不久的王家栋底子薄,基本功不牢。练习踢正步,他走着走着就开始走斜线,迈出的步子一会大一会小;端着10多公斤重的旗,时间稍长,他就立不住腰杆,抬不起胳膊……

正步的标准步幅是75厘米。考核要求每名参赛队员擎旗正步向前走100步,总计误差距离不能多于20厘米。训练了一段时间以后,王家栋与标准距离还差2米,连参赛的门槛都达不到。

训练没达到预期,王家栋变得萎靡不振:“班长,我可能不适合这个课目。”

那天,看到他的样子,韩鹏磊便带他来荣誉室重温连史。

王家栋在荣誉室里重拾了自信。再次回到训练场,连队骨干们为王家栋制订了更精准的计划。

在王家栋面前,每隔10米设置一个障碍杆。他蒙着眼睛练习踢正步,如果10米的距离踢准了,就再练习20米的距离,10米踢不准就继续练,一直练到准确为止。

练习时间久了,王家栋找到了接近标准步幅的感觉:“只要脚一落地,我就能知道自己的步幅比标准大还是小,就像是上学时做阅读题时的语感一样”。

比武当天,王家栋凭借“擎旗正步100步,误差3厘米”的成绩,获得了这个课目的第一名。

比武场上,拿回第一的不只有王家栋一个人。

一次比武,下士杨超港代表连队参赛,却在首次摸底考核中垫了底。“不认输,不服输!”杨超港白天钻研训练技巧,晚上整理训练数据,每天奋战十几个小时,最终获得了狙击课目第一的好成绩。

“五连的兵绝不认输!”杨超港说,“敢啃硬骨、敢攀绝壁、敢打恶仗”的精神体现在连队先辈们身上,也体现在自己身边的战友身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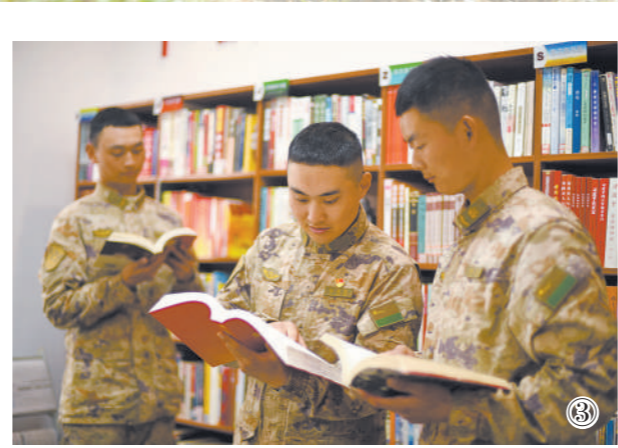
杨超港向记者分享了一个细节:班长韩鹏磊练习指挥刀操作课时,手被刀划得伤痕累累。有时血液凝固,会粘在手套上。每次摘手套,班长都疼得皱眉。



图①:北京卫戍区某团五连开展战术训练。



图②:北京卫戍区某团五连战士正在交流训练心得。



图③:北京卫戍区某团五连图书室一角。

聂理湘、康海明摄

我们的青春

“班长,我想留下”

连队一楼最西边的宿舍里,熟悉的“睡前谈心”又开始了。

“建生,恭喜你3公里跑进了12分半!”去年的一天,中士尹习萌一边给上等兵王建生捏腿放松身体,一边给他制订下一阶段的目标:单杠拉到16个。

“嗯,班长,我一定继续努力。”王建生爽快地答应。

那一刻,尹习萌感到很欣慰:眼前的这个兵,再也不是刚来连队时的样子了。

那时候,高高大大的王建生喜欢独来独往,和战友的关系也比较疏远。一次训练结束,王建生跑步成绩不及格。其他老兵劝他要努力提高成绩,他不耐烦地嚷着:“你管不着我。”

一天,王建生干脆对尹习萌说:“班长,你就放弃我吧,我过完这两年就回家了。”

尹习萌没有放弃,他一直觉得王建生骨子里是一个踏实认真的人。“我去哪儿,我就让他跟我去哪儿。”有段时间,尹习萌和王建生每天形影不离,就晚上睡觉的床铺,也是头对头。

尹习萌决心利用一切机会改变王建生。

一天晚上“睡前谈心”,尹习萌拿自己举例:“我以前比你‘狂妄’多了,我是练了6年体育才来当的兵。刚来时,不听班长说的话,后来发现无知的其实是自己。”

王建生没有打断,默默听着尹习萌说话。“虽然他还不愿意跟我交流,但我知道他心里其实是认同我的。”尹习萌说。

兵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带好的。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,王建生慢慢开始敞开心扉。

一天晚上训练结束,尹习萌跟王建生复盘白天的训练。王建生突然插话:“班长我踢正步时,步伐跟别人合不上,

到底该怎么办?”“你踢腿的时候不压脚尖,站军姿时头不正。”尹习萌指出他的问题,又接着向他重复动作要点和技巧。

王建生迅速吸收,开始改变。过了一段时间,尹习萌感觉到,王建生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。临近退伍时,王建生甚至开始聊起关于选取军士的事情。

“班长,我想留下。”王建生递交了自己选取军士的申请书。虽然最后综合各方面原因,王建生遗憾没能留在连队。但尹习萌觉得,他有这种想法已经非常可贵了。

3月初,退伍的日子来临。眼前的一幕,让连队官兵不舍:拿起拖把,王建生从楼道最里边开始擦地,一直擦到了

谢谢指导员的唠叨

上等兵 吴柯炎

“多加衣服!”前不久,天气突然降温,我们的耳边又传来了指导员熟悉的唠叨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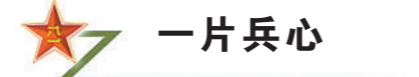
指导员一遍遍提醒我们注意保暖,出早操的时候讲一遍,从训练场带回连队的时候讲一遍,就连点名的时候也不忘重复一遍。

我左耳进右耳出,没放在心上。刚洗完体能,我就把棉衣脱了。没想到,当天晚上我就“中招”了。第二天训练,我感觉浑身发冷打颤。指导员发现后,不但没有批评我,还担心我是不是最近感冒。

训练太累了,急忙带我去卫生队看病。从卫生队回到连队,我以为指导员要批评我,谁知他从小柜里拿出馓子做的馅饼,又开始唠叨:“我记得你肠胃不好,这个药伤胃,服用后一定要吃点东西。”说着便递了一块馅饼给我。

谢谢指导员的唠叨,谢谢指导员的关爱!

那天晚上,我把棉衣脱了。没想到,当天晚上我就“中招”了。第二天训练,我感觉浑身发冷打颤。指导员发现后,不但没有批评我,还担心我是不是最近感冒。



谢谢班长的鼓励

列兵 朴靖霖

除了日常训练外,我们还担负着迎外表演任务。

新兵下连,我被分入了负责军乐演奏的长笛声部。

“长笛,用嘴吹不就行了吗?”我心里想。可实现给了我当头一棒,我连最简单的笛头都吹不响,更别说把音调吹稳了。

那天,在乐器室里,班长冯正超把他的笛子递给我说:“想怎么吹就怎么吹。”我接过笛子吹起来,一时间,乐器室充满了难听又尖锐的笛声。

我红着脸把笛子还给班长。只见班长拿起笛子,轻柔地吹奏了一曲《天空之城》。

婉转的笛声让我如痴如醉,原来长笛也能发出这样优美的声音。班长拍了拍我的肩膀说:“没有学不会的本事,只有不肯努力的人。”

从那以后,我每天刻苦练习。如今,在班长的鼓励和帮助下,我已经能吹奏出一首首优美的曲子。

(张 斌、孙成业、蒋 雄整理)